

黄宾虹

卷

中国近现代书画

真伪鉴别

ZHONGGUO JIN XIANDAI SHUHUA ZHENWU JIANBI

杨新 主编
潘深亮 执行



大象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书画

黄宾虹

卷

杨新 主编
潘深亮 执行主编

真伪鉴别

ZHONGGUO JIN XIANDAI SHUHUA ZHENWEI JIANBIE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书画真伪鉴别 / 杨新主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 (2005. 10 重印)

ISBN 7-5347-3647-1

I. 中... II. 杨... III. ①汉字—书法—鉴定—中国—近代②汉字—书法—鉴定—中国—现代③中国画—鉴定—中国—近代④中国画—鉴定—中国—现代

IV. K879.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425 号

【大象收藏】编委会

主 任: 史树青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副主任: 刘东瑞 中国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委员、

副主任 副局级巡视员

编 委: (以年龄为序)

耿宝昌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李久芳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张淑芬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知宴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蒋文光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吕长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单国强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张广文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于炳文 文物出版社编审、资料摄影部主任

胡德生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刘 静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 作/  (www.rzbook.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科

(0371)63863552 63863550

开 本/ 1/16 (889 × 1194)

印 张/ 64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 001—4 500 册

定 价: 392.00 元(全 8 卷)每卷 49.00 元



黄宾虹生平事略 / 6

黄宾虹的一生 / 7

金华至歙县时期 / 7

上海时期 / 12

北平时期 / 18

杭州时期 / 24

黄宾虹书画艺术分期及特点 / 40

黄宾虹艺术造诣 / 41

“白宾虹”画风特点 / 41

“黑宾虹”画风特点 / 44

“内美”之境 / 58

古朴典雅的设色 / 70





独特的“水法” /77

臻于“太极”的章法布局 /82

“灵光”与“外光”相辉映 /88

黄宾虹书画艺术真伪鉴别 /96

书画艺术鉴定 /97

山水画艺术鉴定 /97

花鸟画艺术鉴定 /104

书法艺术鉴定 /114

黄宾虹常用印 /116

黄宾虹书画作品市场走势 /118

附录：黄宾虹书画作品拍卖曲线表 /119

总序

杨新

我曾写过一篇《商品经济、世风与书画作伪》的文章，指出大凡书画作伪火热的时候，总是与同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世风转变紧密相联，因而考虑出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书画作伪高潮。文章发表在1989年第十期《文物》杂志上。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除了试图从社会学上去研究书画鉴定之外，同时也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绝迹的书画作伪又死灰复燃。

文章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特别是书画市场（也含文物和其他工艺品）的兴盛、拍卖行业的火爆，更是亘古以来所未有。而与之共生的书画作伪，其来势之迅猛、“从业”人员之多、赝品伪作毫不羞涩地招摇过市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把它称为第四次书画作伪高潮的到来一点也不夸张。

在论及北宋后期第一次出现书画作伪高潮时，我在前述文章中曾说：“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复古、好古之风的引导下，收藏者队伍也在迅速变化和扩大。”什么是“收藏队伍”？我按米芾的说法，将其分成“鉴赏家”和“好事者”两类。对后者米芾的解释是：“近世人或有资力，原无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米芾讲的“好事者”，多半都是赚了钱的商人，为了附庸风雅而从事书画收藏，因为自己不懂，往往要“假耳目于人”，所以在购卖书画当中，最容易上当受骗，收藏大批假货。因此我认为，收藏家增多，特别是“好事者”增多，直接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同时也使伪品有了广阔的销路，使作伪形成高潮。第一次书画作伪高潮出现是如此，第二次（明代后期）、第三次（晚清至民国初年）书画作伪高潮的出现亦是如此。现在我们躬逢在第四次书画作伪的高潮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历史有时看似在重复，但并不是绕着圆圈打转，而是像螺旋似的在上升。一次一次的重复，既有其相似之处，又有其差异变化，例如收藏者队伍、收藏观念、作伪手段，每次都有不同，尤其是第四次变化更大。如果说前三次是渐变的话，那么第四次可以说是爆炸似的裂变。这也和商品经济古今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今天的收藏者队伍究竟有多大，收藏家有多少，这个数字是很难统计的。只要看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每逢周六、周日车水马龙、万头攒动的壮观景象就不难想像；每一次拍卖公司举行书画拍卖，有多少人投标竞标，那热烈火爆场面也不难想像。今天收藏家的成分结构，也很难用过去的眼光去分析排列，从收藏者队伍的庞大阵容来看，可以说是全民的。市场如此巨大，真品的供求比例关系如此悬殊，正是



假冒伪劣书画作品风行的极好时机。

收藏的观念即世风也与往昔大不相同。古代社会的收藏者,你说他“笃好”也好,说他“意作标韵”、附庸风雅也好,都是把书画的欣赏价值放在第一位,否则他们就不会在藏品上铃押“子孙永保”的印章,更不会将它们烧掉和埋入墓中为自己殉葬。今人则不同,将购藏书画等称为“艺术品投资”、“古董投资”,最少也是为了“保值”,是将其经济价值放在第一位。既然是投资,那就要投入少、收效快、获利丰,这就出现了炒作。近年来书画艺术品在拍卖行中价格一路飚升,与此不无关系。投资中还有一种叫“感情投资”,就是以书画等艺术品作为礼品去贿赂贪官。这种“投资”于投入、收效、获利诸多方面比倒买、倒卖要便捷得多,而且风险也小。试问天下贪官,有几人懂得书画、能欣赏书画的?以假书画去蒙骗他们,不但最易得手,而且投资也最小。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明知是假也要购买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餐馆业、旅店业,购买名人假书画作装饰,也是一个极大的市场。人们常叹今不如古,世风之变,莫过如此。

书画作伪自古到今,除了对古旧作品拆配挖改之外,其余都离不开临、摹、仿、造四种方法。但法虽一致,而手段却有高低之分,那就是在书画作伪当中,真正享受到了高科技的研究成果。

高科技手段中首先是电脑的运用。古人在临摹一件他人的作品时,一是摹拓,即将一张薄纸用油浸过使之透明,覆盖在原作上将轮廓描摹出来,再一笔一画地对临。另是将原作置于眼前,用另纸或绢一点一滴地照猫画虎,这种方法既费时费力,又容易走样不准确,而且一定要有原作,制作者本人还要有高超的技术。现在用电脑,谓之扫描,不需用原作,有印刷品或照片就行。把稿子移在另纸或绢上,可大可小,随心所欲,既省时省力,又不跑样。电脑在制作伪印章的时候尤其得心应手,不但能丝毫不爽地把印文移置下来,而且还可以用电脑来刻制于石头等材料上,再用印泥铃盖。印章在古代被称为“印信”,是古人用来防伪的,可是到今天,却完全失去了这一职能作用。在鉴定一件近现代书画作品上,仅凭眼力从印章上已很难作出判断了。电脑还能“创作”,只要将一个书画家的作品输入电脑,将其组合成画面的各个元素调出来再重新组合,就会成为一幅新的画作。过去张大千先生作伪石涛作品时,就用过此法,不过他所依靠的是自己对石涛作品的熟悉和掌握的笔法技巧,而电脑只要有印刷品就行了。例如将徐悲鸿先生画的各种姿态的马都输入电脑,通过重新排列组合,就能出现许多新作。用此法复制书法作品更容易,特别是那些行、楷、篆、隶书法作品,其本身就是单个字排列出来的。如果将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输入电脑,通过重新组合,不知能“创作”出多少种不同条幅、对联、牌匾的“新作”来。





运用现代物理、化学的科研成果来作伪古董，更是今胜于昔，尤其是古器物，如青铜器、金铜造像、瓷器、玉器、观赏石等。这种方法在制作古书画中也有引进，主要是用来作旧，如过去的纸、绢作旧，靠人工染色、烟熏、虫咬、水沤等办法，今天都可以用化学制品。试想既然连假黄鱼都能染色，黄牛也可以化妆成奶牛，区区纸、绢作旧还不容易吗？色既染成，再用酸咬，使之糟朽破烂，复用机器磨光作成包浆，一幅年深日久的“古画”便出来了。还有古代画家曾经使用过铅粉作白色颜料，经过自然氧化，铅粉都变成黑色，如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所有佛、菩萨等的肉身部分都变成黑色，就是因为其中参合了铅粉之故。现代用化学方法，既可以使铅粉由黑还原成白，也可以使白色迅速变黑，如果仅以色彩变化来判断作品的新旧古老，那也是会上当的。

“跟风”是真正书画收藏的一个误区。同时也是书画作伪者所要钻营的一个空档。什么是“跟风”？西汉时期有一首民歌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可见“跟风”也由来久远。在书画收藏中（也包括其他工艺美术品，乃至电影、戏剧、时装、药物、化妆品等），凡是与清代宫廷沾上边的，都成为抢手货。所以只要是《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不分真假好坏，一律都能拍卖出高价。清代帝后们的书画作品，从最初的两三万元，一路攀升到十几万至几十万，而且越拍越有。慈禧太后本人既不能书更不能画，其所赏赐大臣者，均为他人代笔，数量也很有限。而能获得赏赐者，亦非等闲之辈，其家庭历尽沧桑，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能留下几多？这些不是很值得人们思考吗？

作伪近现代名人的书画，是第四次书画作伪高潮中的主攻方向。因为近现代名家作品不但价格看好、利益最大，而且伪造起来，比古书画容易得多，也易于得手。

第一，在使用材料上，如纸张、颜料、印泥等方面，与被仿作品没什么差别，成品以后，也无须作旧。即便伪造民国时期的名家作品，只要弄几个黄褐斑点上去，就很能蒙人。再说要找民国时期的纸张也非难事，有些手卷的尾纸、册页的衬纸，拆下来可直接使用，其本身就是陈旧的。

第二，近现代名家的作品很丰富，出版的书画家个人专集图册很多，临仿者学习其技巧风格，要找范本，俯拾皆是。河南商丘有一个专造石鲁画作的造伪者，就是从画册中模仿抄袭的。

第三，近现代书画家作品，应酬者多，自己重复者也多，作伪者即便照摹照仿、技术略微差一点，即行话中所谓“有个七、八成像”，也能被鉴定家、收藏者所原谅。过去有带上款的书画，其后代要卖时，

总是先把上款挖掉，因为既怕被人骂“子孙不孝”、“家道中落”，也怕被人讥笑、寒碜。现在作伪，还有人专作上款书法，以为这样就能“保真”。

第四，现代书画家，本身就追求变形，追求怪异，追求抽象，追求扭曲等等。他们用了很大的功夫作试验，目的是想创造一种与他人不同的风格或样式，但是却忽略了在技术和技巧上表现功夫。然而一旦成名，或通过炒作，同样有价有市。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模仿，这样的作品，作伪起来是最容易的，而鉴定起来却是最难的。

第五，老一辈书画鉴定家，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专注于古书画的鉴考研究，很少关心近现代作品，偶尔涉足，也只是几个很熟悉的亲朋好友，第四次书画作伪高潮的出现，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就目前来说，对近现代书画鉴定，既没有形成专家队伍，更没有建立起权威机构，仍处在散漫状态。在万般无奈下，人们只好去求助于画家家属，尤其是遗孀和子女们。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艺术品市场，如此广阔的国土，以及许许多多的暗流，几个家属又能如何呢？如此，制假贩假者更是有恃无恐，招摇过市而无所顾忌。

第六，书画制假贩假还有“理论”的支持者。一曰“高仿品”，其理论是：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想在文化上提高一下生活品味，名人书画那么昂贵买不起，以便宜的价格买几幅“高仿品”在家里挂挂也好。可是这种“高仿品”从来也没有明确的标记，而且价格也不菲，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甚至几十万，真是为了老百姓吗？二曰为了“活跃市场”，其理论是：真品？哪有那么多真品！如果只卖真品，那市场不就萧条了。按此理论，生意兴隆不是靠诚信，而是靠制假来支撑，把买卖交易看成是坑蒙拐骗。“理论”虽然不值一驳，但却反映了现在的商业道德。过去伪造书法绘画，冥冥之中还怕遭鬼神惩罚，现在是什么信仰也没有了，还怕谁，这也是世风变化之一。

针对当前假伪书画泛滥成灾，不少专家曾多次举行集会，要求在书画市场上来一次“打假”，也有一些人呼吁在法律上给予消费者保护。可是这些声音，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滚滚商潮中，却是那么的微小、软弱和无力。面对当前现实，难道我们就毫无办法吗？对于任何个人来说，的确是毫无办法。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得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群，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说得多么透彻啊！制作假书画有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这就无怪乎人们趋之若鹜。这种走势，对于个人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以供大家来共同讨论和研究。

一、书画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问题，还必须关注整个社会。书画作伪的高潮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更与世风



的变化相连。要在书画市场上“治假”，必须先“治风”；要先“治风”，又必须先“治世”。世道清明，其风必正；世风一正，则坑蒙拐骗者鲜矣。

二、提醒书画收藏者们，不管把购藏书画视作“投资”也好，用以“保值”也好，首先要“保真”。真金不怕火炼，放到什么时候都是金子，只有真品才能保值。如果“买假”是为了“贩假”，则又当别论。

三、拍卖公司除了赚客户的钱以外，还应注意培养客户识别书画的能力，以建立起公司的诚信声誉，我想这样会生意越做越兴隆，而不是没有生意可做。没有生意可做的，只是那些没有信誉的公司。

四、有关方面特别是文化机构，应当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近现代书画鉴定专家，可以分门别类地建立起各种权威的鉴定机构。这需要有识之士的通力合作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不能有门户之见，也不能排斥异己。文化部曾经有这个想法，也着手做了一些筹备工作，可惜中途“流产”了。

五、书画鉴定并不神秘，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唯“熟悉”而已。此外“有比较才有鉴别”，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即此理。要鉴定某一位书画家的作品，只要熟悉其人，熟悉其风俗特征，熟悉其用笔、用墨技巧和习性，掌握这些，未有不能鉴定者。因此在这一方面，收藏者可以进行自我修养，或者虚心向行家请教，这样就不难识别真伪了。

最近大象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有关对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进行鉴定的丛书，就是想帮助收藏者来熟悉这些近现代名家及名作，以提高艺术修养和识别其真伪的能力。因为近现代书画名家人数很多，作伪者的泛围也很广，只能选其最热门人物先期编写出版，如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其余的也同样是热门人物，则将继续组织编写出版。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采用正面的引导方式，将画家、书家本人的生平事迹做较详细的介绍，尽可能选择其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进行分析，帮助读者来了解这些名家的艺术特点，用笔、用墨和用色的方式及方法。也适当的选配了一些伪品，以比较的方法来找出差异，识别真伪。印鉴也很容易作伪，不能不知，故录于书后。至于该书画家作品的市场价格及其走势，亦附录于后，以便购藏时进行参考。总之，这套书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书画家，以取得能识别其真伪的目的。其中的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改进。

2004年12月于北京



黄宾虹



黄宾虹像（1865年～1955年）

生平事略

黄宾虹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山水画大家，也是杰出的学者。他从事艺术创作八十余年，学养渊博，著述宏富，足令后世学者敬仰。黄宾虹一生除进行大量中国山水画创作外，在对中国画史、画论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文字的探索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对中国古代艺术文物书画的鉴赏和考证，更是卓有成就。黄宾虹的山水画，色调浓黑，浑厚深沉，开创了中国山水画创作浑厚华滋的新面貌，其创作之多，成就之卓然，在世界美术史上实属罕见。他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足可跻身世界艺术史册与世界艺术巨匠相匹敌。黄宾虹逝世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山水画艺术，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和赞扬。他以惊人的魄力，破除旧习，开拓新境，为中国新水墨画的发展别开洞天，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确实有重要的贡献和深远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黄宾虹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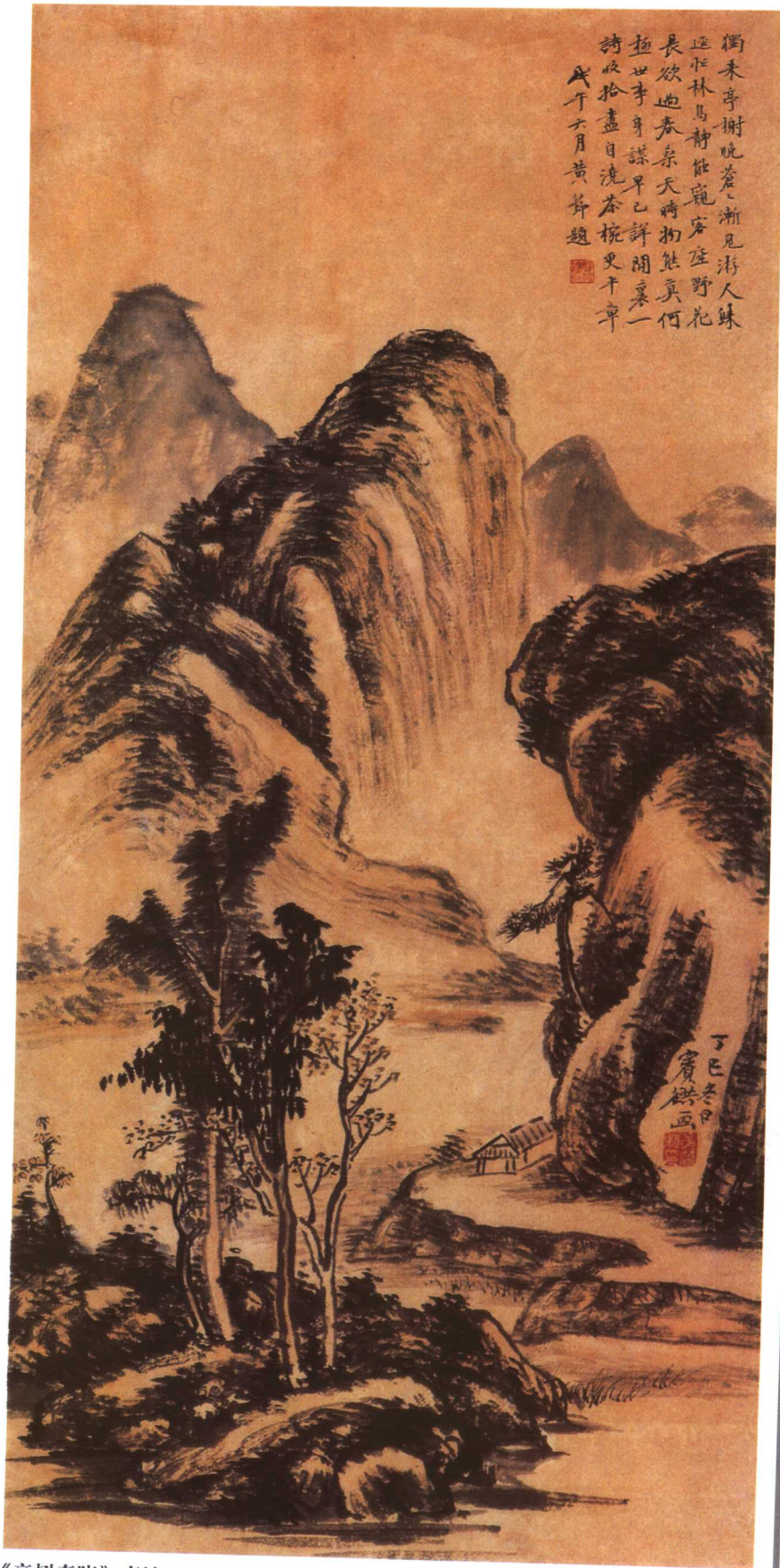
黄宾虹(1865年~1955年),中国近现代著名国画大师。初名懋质,后改名质,字朴存,因所居潭渡村有滨虹亭,故号滨虹,后改写宾虹,中年后以号行。别号有予向、虹若、虹庐、虹叟、黄山山中人等。原籍安徽省歙县西乡潭渡村,1865年1月27日生于浙江金华城西南铁岭头,1955年3月25日卒于浙江省杭州市。擅长山水、花鸟画,并进行绘画史论和篆刻的研究、教学,以及中国美术遗产的发掘、整理、编纂及出版工作等。

金华至歙县时期

1865年1月27日凌晨,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黄宾虹出生于浙江金华城内铁岭头街黄定华家。父母因他在一岁之始的吉辰来到人世,为他取名元吉;后按族谱的班辈,又起名懋质,后以质名,字朴存,一作朴人。因黄家原籍安徽歙县西乡潭渡村有滨虹亭,是村中风景胜地,故初号滨虹,早年自题所居为“滨虹草堂”,自署“滨虹散人”,后又改滨虹为宾虹,并先后用过予向、大千、芸人等笔名。

黄氏家族原为歙西富庶大户,由于世事变迁,社会动荡,到宾虹之父黄定华时,家道逐渐不济,遂迁至浙江金华以经商为计。经过多年的商海沉浮,黄定华逐渐成为金华较有影响的商人。在“学而优则仕”以及家族好文之风的影响下,黄定华便着手于儿子的培养,指望儿子能“金榜题名”,走上仕途之路,重振家风。

自四岁起,黄宾虹就开始正式识字习文,老师赵经田是个会弹琴、能书画的秀才,这对黄宾虹喜好书法、绘画很有影响和启发。在族人、父亲、老师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喜爱书法、绘画。在日课之余,常临习书法及古人山水画稿,而且还对金石篆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黄宾虹六岁所临家藏的沈廷瑞山水册,极得老师亲友赞许。除了学习书法、绘画外,黄宾虹还学习“六书”之法,研究文字结构和结字的原理。究明文字的渊源,为他以后研究文字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亭树春晓》真迹

1918年 76.5厘米×48厘米

此图带有明显的新安派诸家的风格,笔墨疏简而秀逸,意境深远。



《雁宕纪游》真迹

53 厘米 × 30 厘米

黄宾虹的这幅作品，是他游览雁宕山之后所作，属写生作品。此图用墨大胆豪放，设色清丽，于不经意中将雁宕山的奇崛雄浑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上自题为：“雁宕纪游，宾虹，前三十年作，甲午重记。”由此可知此图为黄宾虹早期作品，具有“白宾虹”时期的典型特色。



《仿元人意》真迹

1921年 137.5厘米×67厘米

黄宾虹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对书法的体悟，逐渐将笔法融入墨法，以山水作字，以字作画，开始了自己艺术风格的转变。此画自题“仿元人意”，的确，从表面上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黄公望风格的，但是黄宾虹并没有受他人的束缚，而是别出心裁，创造了一种师造化而得心源的绘画境界。

10岁那年，黄宾虹又得负有盛名的倪逸甫先生传以画学真言“作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致为画匠也。”这段真言深深地影响了黄宾虹的一生。其一生的艺术实践，都坚定地在书与画的关系中真正做到“以书入画”、“笔笔分明”，他的第一步就走上了正确的艺术道路。

1883年春天，20岁的黄宾虹从金华返回家乡安徽歙县潭渡村，正式回籍居住。以后十年，他或在潭渡村，或往来于金华、扬州、安庆、歙县之间。由于徽商多有“贾而好儒，贾儒结合”的风尚，“耕读传家”，子弟怡情于琴棋书画者大有人在。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黄宾虹以极大的兴趣访师问友，求观公私所藏书画，虽跋涉远道，亦不辞辛苦，积稿盈篋，带回家中专心研究，可谓废寝忘食。临习书法，几乎成了他的“日课”。同时，他对明代的沈周、董其昌，以及清代的渐江、查士标、石涛、石谿等名家的名作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将各家作品进行认真比较，掌握其精神实质。平日里，他还苦读重要的书画理论著作以及文字学之类的书籍，如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笪重光的《画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及《说文解字》、《尔雅》等书，以求用理论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

《水墨山水》真迹

69厘米×35厘米

此作纯以水墨，突显笔法，其皴法似乱柴皴而非，乃汇北宗精细刚劲和南宗柔韧清润的技法于一炉，变山石、树木画法为一体，杂采旁取，陶铸诸家，“舍丘壑而观笔墨”，刚健中有婀娜，劲利中带和厚之气。呈现于人的不仅是自然风景，更是深邃的“内美”之境。



23岁那年，黄宾虹进入故里歙县紫阳书院，求学于国学大师汪宗沂，系统地学习经、史、诗、文，以及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而且汪师在人品、学养与爱国思想方面都对黄宾虹产生了极大影响，从青年黄宾虹仗剑任侠的豪杰之气以及晚年主张用金石家之刚健气息以救国画之萎靡的倡导中，均可感觉到汪师的精神。

在居歙县期间，黄宾虹曾先后出游杭州、扬州、南京等处。24岁时，从

郑珊、陈崇光学画山水、花鸟，得郑珊赠语“实处易，虚处难”，这短短六字几乎成了他书画创作过程中的法则。黄宾虹30岁这年，正式宣布放弃举业，不再走皓首穷经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途之路，决定“力耕荒，事金石书画”，并自取新名“予向”。次年，父亲黄定华去世，在服丧中得知“公车上书”之事，并于此夏在安徽贵池与谭嗣同会晤，畅论国事。

1900年，“庚子之乱”起，黄宾虹

有感于国事垂危，报国无门，便决计隐迹山乡，兴修水利，以利农耕。在此后的六七年里，他一面管理耕务，一面研习书画，写景记游。此一时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呼声日渐高涨，正在新安中学堂任国文教席的黄宾虹与许承尧、陈去病、陈鲁得等人于1906年秘密组织了有反清用意的“黄社”，明里搞“学术活动”，暗中宣传革命。后革命活动事发，黄宾虹得到内线消息，弃妻别儿，连夜逃往上海。



《设色山水》真迹

48厘米×30厘米

此图乃黄宾虹山水佳作。在技法上以斑驳凝练的墨线纵意挥洒，然后因势利导，予以生发收拾，着色已从渍墨法发展到了渍色画法，流彩飞扬，使色墨浑然一体，明朗而灿烂。山水意蕴的生命散发出大自然无限的活力。

上海时期

上海生涯整整30载，是黄宾虹艺术创作厚积薄发、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侨居上海的前20年，他主要是在报社、书局任职，从事新闻与美术编辑的工作。到上海不久，就与广东人邓实、黄节等创办了神州国光社，担任《神州》、《时报》各社编辑及美术主任，后又曾主编《艺观》双月刊，兼任《国画月刊》的编辑。黄宾虹前后在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和上海时报社等处工作过，其中在神州国光社的时间较长。在神州国光社基础上扩大的“国学保存会”力求保护民族文化艺术，黄宾虹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这功在千秋的事业中。在《国粹学报》上先后发表述印文章《宾虹属抹·叙攀印》和论画文章《宾虹论画》。

在上海，人到中年的黄宾虹著述极为勤奋。白天工作，晚上埋头书学研究。据王中秀辑录的《黄宾虹诗文著作系年》统计，自1907年6月到1937年6月整整30年里，黄宾虹公开发表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约有1100余篇。这些文章关乎中国古代艺术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现出一位国学大师渊博的知识。其中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万有文库”的《古画微》，是一部简明的中国绘画史，从上古三代一直说到近代海上诸名家，言简意赅，要言不繁，对中国绘画的文化属性揭示得相当充分，可谓是一部经典的文人画史。

从1919年开始连载于《时报》的黄宾虹《新画训》，以洋洋洒洒的文言文系统地介绍西方美术史，其视野之广、视点之高，在当时学界和画坛皆为罕见。《新画训》译述和议论结合，文中时时可见中西绘画的



《山水》真迹

1928年 141厘米×78.5厘米

此为黄宾虹65岁时作品，工整细密，颇有古人遗风，但又不全似古人，可谓“我似古人，孰若古人似我”。